

欧 阳 山



7.5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高 干 大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字 数 148,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7\frac{1}{4}$ 插 页 2

1952 年 9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0 年 4 月 北 京 第 2 版

1979 年 7 月 上 海 第 6 次 印 刷

印 数: 30,001—85,000

书 号 10019·124

定 价 0.44 元

再版序言

这本书所描写的生活景象是四十年代初期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那一切和现在的实际情况都相差得很远,就是说,那里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高干大和围绕着高干大的一切人物都已经进步很多了。

由于现实的变化与发展,那以后不久,不单是全国的其他合作社,就是西北地区的任何一个合作社,那做法也已经完全不一样;更不要说咱们的国家如今已经进入人民公社的时代,从前那种合作社,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但是我仍然非常爱我描写过的那个主要人物高干大。他不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人,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真有其人的人。他不是一个负了很重要的责任的人,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然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可爱可敬的人,一个从贫瘠的土壤生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他的关心群众、联系群众、处处为群众打算的思想性格是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陈迹的。

这位英雄人物的毕生的理想,就是要改变家乡贫穷、多病和落后的现象。这就不仅要组织起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而且要战胜脑子里的自私保守思想和封建迷信观念,同时还要和自己的落后思想作斗争。按当时的具体条件看来,不用说,

这种战斗是困难的事。此外，还有很多障碍在妨害着他的前进。那就是一些流氓、恶棍，一些浅薄而傲慢的知识分子和墨守成规的人，一些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

但是不管怎样，高干大总是排除一切障碍前进。党在支持着他。先进的群众在支持着他。这样，虽然他所做过的事情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他所具有的一种精神上的特质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是万古犹新的。甚至在此刻我还能看见他精神奕奕地站在我的面前，象一株苍劲的松树一样。

听说这本书又要再版了，我很高兴。我希望通过这本小书，将我对于高干大的爱，并将我对于高干大的胜利所感到的喜悦，尽可能多地带给每一个读者。

欧 阳 山

一九六〇年三八节，

在广州红花冈畔

目 次

第一章	人民的要求	1
第二章	幽 会	15
第三章	争 论	22
第四章	希腊神话	28
第五章	欢送会上	33
第六章	破 裂	38
第七章	新的方向	43
第八章	发 展	48
第九章	巫神的罪恶	58
第十章	再发展	70
第十一章	苦 斗	83
第十二章	夹 攻	97
第十三章	动 摇	109
第十四章	嘲笑和安慰	121
第十五章	纠 纷	129
第十六章	春耕时节	141
第十七章	谣 言	151
第十八章	二流子	162
第十九章	酒 后	171

第二十章	闹鬼	182
第二十一章	青蛇的故事	189
第二十二章	鬼的家庭	197
第二十三章	恶斗	209
第二十四章	胜利	226

第一章 人民的要求

这故事出在任家沟合作社里面。那时候，是公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这一年，土地革命才过后不久，许多工作都还没上轨道。前线每天在和日本打仗，一切力量都集中使用在前线。整风运动还没有大规模开展，许多干部思想作风上都残留着相当严重的缺点。那些人，那些事，现在看来，或许叫大家奇怪，但在当时，倒是常有常见的。……任家沟虽然不算一个大村庄，也有二三十户人家，光景都过得不错。庄户们大部分住在沟汊的阳坡上，只有三四家人住在背坡那边。在附近一二十里，这村庄因为树木多，牲畜多，没出嫁的姑娘多，很有名气。一出沟口，便是一条大车路，人来人往很热闹。和大车路平排，从南向北流着的，是一条水清见底的小河。从庄子上往下望，这些树木呀，出没在草坡上的牛羊呀，大车路上的驮骡和毛驴子呀，把两只脚浸在河里洗衣服的红脸姑娘呀，都配搭衬托得那么好看，简直是一幅风景画儿。人们编了一首歌子给任家沟：

任家沟，任家沟，
树大草肥喂牲口；
年轻姑娘人人爱，

就是讨厌任常有！

这任常有就是任家沟合作社的正主任。五十来岁，短短的身材，身上脸上经常带着病，可是两个圆圆的大眼睛特别发亮，象水晶一样地耀人。他从一九三六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起，就派在这里当主任，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八月这时候，恰恰满了五年。他虽然没有什么出色的本领，有时还爱贪点小利，可是人顶和气，也不招是惹非，按照上级的指示，一心一意想给人民把合作社办好。一九三六年合作社全部财产才值得一百二十块钱，到一九四一年已经值到七千二百块钱，照任常有计算，合作社就算出息不大，到底也发展了六十倍了。此外呢，合作社是政府的一部分，他自己也是政府派来的一个干部，政府不是给老百姓分了土地么？从前的穷光蛋现在不是有吃有穿了么？革命不是给了他们很多的利益了么？为什么还对合作社这一部分革命工作，老是叽叽咕咕不满意呢？可是老百姓不跟他朝这么算，他们偏要朝那么算，按小米算。一九三六年合作社全部财产值得五石小米，以后每年由区乡政府征收五石小米给任常有办合作社，办了五年，一共征收了二十五石小米，现在呢，合作社的全部财产只能值二十石小米啦！这五年，没分过一次红利，也不去说它，一块钱股金就是赔成八毛吧，让人把八毛取出来也好呀，又不让退股；合作社的股金赔完了就算了，可是政府不依，一九四一年七月初又摊下了五千块钱新股金，再入点股也不要紧，合作社东西果真便宜，有个十天半月的赊头也好呀，又没有，那里东西比什么地方都贵，又是“金口玉牙”，没个少的，也没个欠的。老百姓都

说：“这叫什么入股呀，这老老实实就是革命负担。……合作社——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的一天早上，太阳刚从对面山上照下来，任常有就把十来只羊拦到沟口的草坡上吃草，自己坐在半山小路旁一块石头上，一边吸着烟锅，一边望着山脚下自己的合作社出神。一个小毛驴驮着一驮干草，后面跟着一个老百姓，从沟里慢慢走出来。他叫了一声“应才哥”，那人笑着答应了他一声，又低着头只顾走路。他问那个人，“应才哥，应才哥，你应承的股金交了没有？”那个人一听就生气了，说：“没！哪来个钱！”又低声说了些什么。不用听，任常有也知道是骂合作社的。那个人走过去了，他自己想：

“合作社不是你要办，也不是我要办的，那是政府要办的，你怪我有什么用？好，你骂吧……咱们这里有民主，谁爱骂人就只管骂吧！……不满意合作社？为什么在乡选会上你不提议把它取消？……对嘛，你不交钱还不是你自己不遵守政府法令？——凭良心，你也该睁开眼睛看一看合作社：一连五间大房子，有一个门市部，有一个饭馆，这难道还算坏么？”

他望着山脚下的合作社，又在出神了。那一连五间房子，建筑在沟口大车路西边的一块坪台上。大门朝东，对着大车路。大车路前面是一片沙滩，沙滩的尽头，横着一条小河。小河的那边又是沙滩，庄稼地，约莫半里地以后，那些庄稼才逐渐往高爬，爬上对面那没人居住的山上去了。合作社两旁，也是在大车路西边，还有一些高高矮矮，稀稀拉拉的房子。任常有很清楚地知道那是几家私人开的磨坊，杂货铺，面馆之类的东西。合作社后面，有一块很大的空坪，里面放着几口破缸，

一副破旧不能用的鞍架，一些霉烂的麻索，和一堆砖瓦。砖瓦旁边是一个羊圈。再往后，越过一亩多的包谷地，就是任常有自己拦羊的这个山岭子了。

他越看越爱，忍不住自己低声说起话来：“这样的合作社，难道还能够对它不满意么？”太阳慢慢升起来，那闪闪的金光照在合作社房顶上，照出那上面几个大补钉，把烟囱上的黑烟也照成赤金色的。他又说：“房顶得灰一灰了。不，等把股金收齐，最好还是瓦上瓦。”那五间房子，破旧是有点破旧，甚至还有点歪斜，也有裂缝，可是任常有总觉得这是附近一二十里最漂亮的房子，材料是最结实材料，样式是最合意的样式，工程呢，那就没有能比较的了。

在合作社的大门口，那块直两丈，宽六丈的坪台上，现在人们在做些什么事，任常有是看不见了。那里的人正忙着。推销员兼副主任高生亮，会计张四海，保管兼采买罗生明，大师傅刘宽福，娃娃罗有成，都在那里跑来跑去。五间房子正中的一间和靠北的一间是门面，打通了的。北端那一间是保管室。靠南那一间是饭馆。南端那一间住着大师傅和娃娃，还堆了一些烂家私。铺门打开了，里面有一座横放着，约莫有一间半房子宽的黑漆栏柜；栏柜两头横放着两张长凳，栏柜后面一平排放着三个货架；货架和栏柜之间，紧靠南边土墙，放着一张长桌，两张凳子。货架上面，放着两三匹老布，几块红红绿绿，黄黄黑黑的，摆旧了的线春山绸之类的零剪布头，三四刀麻纸，几十盒洋火，几封水烟，几条纸烟，此外就是一些神香黄表之类。货架大部分空着，而这些空着的地方都落下了铜元厚的灰尘。一个年纪四十五六，长方脸儿，两撇胡子，歪下

巴，歪嘴的黑大个子蹲在地上，收拾他前面的两个木箱子；这人年纪虽不小，可是骨骼粗大，手脚有劲，胡须头发都是乌黑乌黑的，脸上皱纹很多，不过不显得老，两眼精明通透，象两颗黑宝石一样。一个瘦条条的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站在栏柜外面望着他。瘦条条问那歪嘴的黑大个子：“这回走上川还是走下川，高干大？”歪嘴的黑大个子也不站起来，也不望他，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回答：“走上川。”

饭馆那边，保管兼采买罗生明和大师傅刘宽福正在吵嘴。刘宽福说：“你买也好，不买也好，我给你说过了。回头客人来了炒不出菜，我管个毬！”罗生明说：“不管对嘛。你怕我会管？人家一满不赔账，要现钱，我会有个什么办法？”歪嘴的黑大个子走到饭馆那边望了一望，看见炖锅里空着，肉架上也空着，只有案板上放着几条黄瓜和一把葱儿，他叹了一口气，又回来蹲在原来的地方收拾东西。

那年轻的瘦条条又开口了。“高干大，你这回多不收，少也得收它一千几百回来开开饥荒。再要这样子下去，合作社就要毬式了。咱们饭也吃不上了。”

高干大不开口，只顾收拾东西。他把那些针、线、银耳挖、耳坠子、木梳、篦子、铜勺子等等放在一道，又把那些布匹呀，麻纸呀等等放在一道；把账本、小算盘、毛笔、墨盒等等放在木箱下层，然后把那上层的浅木盘子安上，盖上箱盖，加上锁。一直到他站起来，试着挽绳结的时候，他才笑着说：

“谁说不是呢？再过几天，下上几场大雨，咱们的房子也要塌的。可是咱们一个钱也没有，没法儿修。我问过一二百个老百姓，人家都说，合作社垮毬了算了吧，不办更好！”

那年轻人苦笑一声，摇摇头，叹口气说：“那是谁要办合作社的呢？叫我看，……我那年犯了一点错误，是三七年吧，调到合作社来工作，一个月拿一两块津贴，吃是有了，穿衣可是就成了问题。家里呢，有代耕。那不顶事，不是这样缺了就是那样少了的。合作社的干部是吃不开的干部。唉，谁要办合作社的呢？”

歪嘴的黑大个子举起大手板在年轻人面前晃了几下，纠正那年轻人说：“不对不对。张四海，不是那么个。办合作社的用意是好的。只是办法不对。你碰见一百个老百姓，一百个都会对你说：合作社是好的。一百个也都会对你说：把钞票撂在河里，它还会浮起来；把钞票撂在合作社里，那就连浮也浮不起来了！这是什么？——办法不对！”

正说着，任常有拦罢羊回来了。他听见高干大这番话，很不高兴地接着说：“高生亮，快走吧。你今天至少得走五个庄子。卖点东西。还要照咱们昨天晚上谈好的，完成收回来股金的任务。说不定你要费很多唇舌，说不定你还要召集村里的人开会，罢了，你今天还得赶回家。……明天，你说吧，……咱们吃什么呀？……合作社办好呢，不办好呢，留给区上去研究吧！……”说到这里，任常有打算往下说了。他平平地举起一条胳膊，另外一只手握成拳头捶打那胳膊上有病的酸痛的地方。他的眼珠子往下坠着，谁也不望。等了一阵子，看见高生亮不动地站着，象一根石头柱子一样，他又添上那么两句：“你那个办合作社的好办法，我已经听过多少回了。你找几个东家，把钱凑在一道做生意，赚了钱就大家分走，——那干脆大家合伙做生意就是了，够得上一个合作社么？……对

了，咱们明天再研究吧！”说完了他就不管别人怎样，一面捶着胳膊一面朝饭馆那边走过去了。

会计张四海料想他们准会抬起杠子来，早已经悄悄地走开。他一面走开，一面心里想：叫高干大去收股金，还不如叫一个佛爷去收税。准收不起来。不过他又想：收不起来也好。合作社垮了，自己正好回家，闹些别的活。剩下那副主任高生亮独自坐在铺面的门槛上，歪着脸，歪着嘴，望着路北。他用手指轻轻揪着自己那几根又稀又硬的胡须，气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袋烟工夫，他就不声不响地担起货郎担子，下了土台，跟着大车路朝南，往上川走去了。你看他那五尺以上的高大身材，担起一副担子象挑起一对空箱子一样不费力，两条胳膊一前一后地甩得那么有劲，两脚踏在地上登登，登登地那么响亮，你会想不到他已经是个四十六岁的人了。你听他说话响亮象铜钟，说话口气也一点不圆滑，不世故；你看他一下子生气生得那么厉害，简直一点也不老练，不深沉，……你从背面看他，穿着破旧的黑市布短衣裤，背上挂了一顶破草帽，脚上穿着扎花青布鞋，走路的时候两边膝盖都往外弯，小腿又粗又大，……脑袋也是大的，正好和身体相衬，不过整个头向左歪得很厉害。耳朵很大，很薄。头发又短又稀，可是又粗又硬。——这整个身段，举动，语言，相貌，你一看就晓得那不是个和善的，容易欺负的脚色。自然这样的脚色又往往是过于直率，过于表露，——没有肠肚。真的，咱们这受人尊称为“高干大”的高生亮老同志，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原来是一个十足的农民，后来逐渐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还没有变完。现在他大半是个共产党员了，小半个还仍然是农民。你单看他那庞大的身

躯，那弯曲的膝部，那猩猩似的走路样儿，就可以知道。他识字不多，他的革命知识，他的农业，工业，商业的知识，可是渊博得很。他个儿很大，可是野心很小。他面貌丑陋，可是心地和善。他脾气暴躁，可是办事细心。他说话粗鲁，爱顶撞人，可是有时心软象婆姨家，听话象小娃娃。有些事情很激进，有些事情很保守。他不信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但是对于鬼神却不能彻底否定。……

高生亮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已经走了二三里地。一路上谷子、糜子、玉米、高粱、瓜果豆菜，都长得又绿又壮；人来人往，穿新衣服，包白头巾，骑大骡子，有说有笑，一片快乐富足的气象。高生亮在路上碰见很多熟人，都亲亲热热地和他打招呼，拉上那么一两句话。只有迎面走来的一个十五六岁的娃娃，望了他一眼，想打招呼没打招呼，想说话没说话，一会儿就闪到后面去了。高生亮觉得这娃娃有点脸熟，一下又记不起是哪家的孩子，正在想，那娃娃又从后面跟上来了。他们一前一后那么走了几十步，……高生亮故意放慢了脚步，咳嗽着，有时也望那孩子两眼。后来还是那娃娃先开了口：“高干大，你老人家不是合作社的高干大么？”高生亮站住了，担子也没有放下来，点点头，问：“你是谁家？找我有何事？”那娃娃听说是高干大，马上脸色开朗了，回答说：“我是东沟二十里清风崖马家的，我叫马吉儿。……我还有个女子，她养下才三个多月……我真是万万想不到，她会病得这么厉害……我大没了主意，我婆姨哭开了，……我那个女子昏过去了，我当她没了……很有一会儿，她又缓过气了。——到底，我大想起你老人家来了，他认识你老人家，他打发我……你老人家去给

扎一针吧，求求你。咱们这里没人会治病，想请巫神又请不起！你老人家……”说话的马吉儿虽是话儿有点乱，样子倒还镇静；倒把个听话的高生亮听得可是心慌起来了。他鼻子一酸，两个眼睛，一个大得多，一个小得多，都发了红，又都粘粘地有点儿发潮。他把担子摆近马吉儿，弯下腰，把嘴伸到马吉儿的鼻子上，瞪起那只大得多的右眼，望着那娃娃的困乏的脸，说：“能行，咱们就相跟上去看一看。你大，他不是清风崖的马老汉么？”马吉儿十分感激地说：“是咧！是咧！”这时候，高生亮已经认为任常有交给他的紧急任务不算什么太紧急了。

他们两个向南走过三汉河口的区政府，就拐进东沟向东走。一路上高生亮问长问短，问他家几口人，几头牲口，多少地，打多少谷子，长些什么短些什么，在合作社入了多少股金，对合作社有什么意见等等。高生亮顶喜欢人家求他做一件什么事，也顶喜欢和人家谈家常话，了解人家的经济状况；碰巧那马吉儿又伶牙俐齿，样样都能解答，真使他喜上加喜。这样，高生亮也就忘记了自己的扎针手艺究竟是不是够高明，能不能给人治好病；更加忘记了这回出门的任务是催收股金，他今天一定得赶回家，把股金拿回去给家里开饥荒了。……

还不到中午，他们就到了清风崖，进了马家，高生亮把担子放在前窑里，上了后窑的土炕去给那小娃娃看病。这小娃娃的病已经十分沉重，手脚抽筋，出气也出不上来。他用手摸一摸娃娃的天堂，烧得怕人，又拨开她的嘴唇，看见嘴唇已经烧烂，牙关也紧紧地闭着了。他看了半天，断不了是什么症候，只好对马老汉明说，这病他实在治不了。马老汉和马吉儿，还

有马吉儿婆姨，三个人只是哀求，高生亮只是摇头，不敢替那小娃娃扎针。过不多久，那小娃娃嘴唇一青、眼睛一翻，没了气了。马家一家人嚎喊起来。那婆姨哭得更加凄惨，抱住那死了的娃娃不肯放手。高生亮擦了擦眼泪，担起担子，从马家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整整一个下午，高生亮在这个庄子上串着，这庄子他是很熟的。平时只要听见巴郎鼓一响，婆姨娃娃都会跑出来，这个问高干大要袜子，那个问高干大要顶针。今天静悄悄的，一个也没见出来。他觉得很奇怪，就走进几家人的窑里看看，有只剩了婆姨在家的，有婆姨汉两个都在，可是见了客人，连话也不想说一句的。他看见他们那种灰溜溜的样子，便追问情由，他们想言传，又不想言传地说了。所说的都是他们娃娃怎样得病，怎样治不过去，怎样想尽了法子，到底还是不顶事等等。本来这一两个月乡间娃娃肯闹病，他是早就知道的，可是没想到闹得这么凄惶。人家对他说，他一声不响地听，点着头，把上唇的胡须放在嘴里咬着，止不住从那两个发呆的眼睛里滚下热泪来。看过几家之后，他就担起担子去找村长。一见村长，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老杨哥，你们这个庄子搞成个什么世界啦！”

说完就坐在土炕上，把脸朝左边歪着，对住崖壁，不望人。这个时候，杨村长觉得炕上那黑楚楚的一团，不是坐着一个人，而是堆着几大口袋粮食。再看看高生亮的脸色，只见天堂那样高，皱纹那么深；鼻子那样大，挺得那么直；嘴巴那样宽，突出那么长；胡须那样稀，显得那么硬；好象十分生气，而且气得很苦的样子。“呵，莫非他生了我的气么？”杨村长这么想

着。他是一个五十六岁的老汉，做人和气，虽觉得高生亮不该把这副脸相给他看，却也没说什么。可是尽管他不言传，高生亮又开口了：

“老杨哥，你是一个村长，你总不能看着你那些男孙娃子，女孙娃子，一个跟着一个地……你忍心么？”

杨村长实在有点受不了，就缓缓地说：“好生亮哥咧，再别说了吧！咱们这里，七八十里地寻不出一个医生，请了巫神，神官来，花了钱没顶事。怎么办呢？打比说马吉儿那个小女娃子，生亮你们会扎两路针的，怎么不出手救一救她呢？”

这么一说，往后大家就都不开口，默默无言地坐了那么两三袋烟工夫。……

到底还是杨村长觉得这样僵住了不太好，就想出另外一个话头来，说：“老高，你这回不是来收股金来的么？咱们清风崖的老百姓可难缠了吧，是不是？股金派下来够两个多月了，实地上是一个钱也没收起。高主任，你来得正好，咱们晚上开个会吧！”高生亮一心在想着那些巫神和娃娃，那些哭哭啼啼的婆姨，也没听清楚杨村长说些什么，只含含糊糊回答说：“好嘛，好嘛……”就完就倒在炕上，好象一头死了的骡子一样。也不知他是熬了，睡着了，也不知他是在想什么问题。——说睡着了又没听见打鼾，说没睡着又没见动弹，就这么个躺着，躺过了一个后晌。

晚上，就在杨村长这窑里开起会来，杨老汉这个窑，东西是堆得满满的。囤子、篓子、缸子、罐子、锅盆碗盏，简直数不清。满窑满地都是农作物，还有挂在壁上的，挂在窑顶上的，还有挂了不知多少年，原来的颜色早已看不出来了的，白天还